

禮記集說

十九

家乎知

好學

PDG

禮記集說卷十九之三

歸安鄭元慶述

樂記第十九之三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疏云自此至禮樂云名學禮章 長樂陳氏云功不至於鳧鷖不可以言成治不至於旣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於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作樂必待乎功成制禮必待乎治定作樂合乎祖而簫管備舉樂之所以備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禮之所以具也然則文武之舞不全不

可以言備樂腥孰之薦不兼不可以言具禮 慶源
輔氏云辯固訓徧然有別矣易徧而辯者謂禮故也
樂備而後成禮達而後行樂不備則功未大也禮不
具則治未辯也變具而達禮之具猶未足言也必以
達於上下而止 金華邵氏云干戚止武耳文德何
與焉故非備樂孰亨止今禮而古禮何與焉故非達
禮 慈谿黃氏云此與下節明聖人之制禮樂本於
治定功成隨時變通 福寧黃氏云功成與治定不
同如武王克殷歸作大武是功成作樂也若禮則此
時何暇哉至成王周公創制立法井田學校皆已全
具是治定之時然後成文武之德而制爲尊崇之典

又推以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世守之若天造草昧之初法制未備井田未均庠序未立何暇及此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

疏云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 長樂陳

氏云伏羲之扶耒神農之下謀黃帝之大卷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皆以象成惡得而相沿夏尙質周尙文殷文質之中皆以從宜惡得而相襲孔子於五帝謂法始乎伏羲著於神農成於黃帝堯舜蓋嘗詳之於易孔安國以唐虞預五帝則是以少昊顓頊高辛爲

之不知奚據 嚴陵方氏云樂以幾人爲樂樂或至於極則憂之所生禮以強世爲難難或至於粗則偏而不起能敦以治之雖樂而不至於極顧豈有憂之患備以用之雖難而不至於粗顧豈有偏之患大饗卒爵而樂闋鄉飲酒樂備而遂出所以防其極也書言享多儀經言賓主百拜亦以防其粗也敦樂者言其始禮備者言其成樂著大始故先言敦以見其始禮居成物故後言備以見其成前言相沿述者之事故稱明此言敦備作者之事故稱聖 山陰陸氏云禮樂不可極又不可粗憂則失其所謂和偏則失其所謂中 金華邵氏云樂固貴於備然備非極之謂

極則窮窮則憂將至矣禮固貴於具然具非粗之謂粗則不察不察則失於一偏矣若夫篤於樂而不至於憂備於禮而不至於偏非大聖孰能與此 烏程姚氏云此方論帝王禮樂之不相沿襲曷云樂極而悲來曷云行禮粗略而不能詳審此皆非本旨上文不曰論倫無患乎欣喜歡愛之無比悉論倫而無患夫何憂又不曰中正無邪乎莊敬恭順之所履悉中正而無邪夫何偏此憂字正應上患字此偏字正應上邪字樂極是樂之任情處禮粗是禮之外飾處恐非若註所云云 武林顧氏云此言大聖不分兩個人 松陵趙氏云帝王制作纖毫不可爲僞稍或沿

襲便極而憂粗而備矣曰敦曰備正本中和盛德爲功大治辯之由

愚按周官黃帝樂名大卷又名雲門下文咸池與大章並稱則咸池堯樂也禮書云黃帝之咸池誤矣故改其二字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疏云此與下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禮以裁制爲義故特加制字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爲節限

故義近於禮 長樂陳氏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形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氣也夫天地之初有氣然後有形及其形之既具而氣又運乎其間則形資氣而後有氣資形而後行自其形資氣而觀之則樂常先於禮自其氣資形而求之則禮又先於樂記者之言或先樂後禮或先禮後樂其意如此而已 廬陵馬

氏云天高地下此尊卑自然之序也萬物散殊此小大自然之別也禮非人爲於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際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天地之和氣也合同而化者和故百物皆化也樂非人爲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際而樂興焉春作夏長所以生之故爲仁秋歛

冬藏所以成之故爲義以春作夏長之仁未若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之爲妙故仁近於樂以秋歛冬藏之
義未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爲妙故義近於禮此
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在於天地之間而非人爲者也
慶源輔氏云禮行樂興此禮樂之形於天地者也
制云者以見禮之制非人之所能爲也作長歛藏此
禮樂之形於四時者也形於天地則先禮而後樂蓋
有序而後和生焉形於四時則又先樂而後禮蓋氣
和而後物成焉 武林顧氏云此總說造化有自然
之禮樂禮行樂興與繫辭乾坤定矣等語一意亦猶
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云爾生物爲仁成物爲義都在

氣機上說不指理 松陵趙氏云行矣興焉盈前皆是之意仁也義也隨時指點之名近禮近樂約畧舉似非可質言總是天地自然之禮樂也下文敦和四句此禮樂本然之功用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

史記作辨

宜居鬼而從地故

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註云敦和樂貴同也別宜禮尙異也

橫渠張氏云

樂動故率神而從天禮靜故居鬼而從地率神居鬼鬼神一物也只是神爲伸鬼爲歸指幽明而言 嚴陵方氏云和言其氣宜言其物氣固有和矣樂則敦之使厚物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和旣敦則莫不

循其禮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爲德率神所以從天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爲德則居鬼所以從地聖人以樂之從天也故作爲聲音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制爲文采以配地之陰於樂言應於禮言配此內外之別也

慮氏云從猶順

也民得其和而已未足以從天必能率神而後可以從天人得其宜而已未足以從地必能居鬼而後可以從地率者循其自然居者安其所守 延平黃氏云禮樂之妙能官天地而率神居鬼則分天地之主而已唱者天之道也故作樂而應之偶者地之道

也故制禮以配之應也配也天地官也禮樂參之天地者也 慶源輔氏云前言形於天地四時者如此此又推言禮樂之理也樂之理敦厚於和率循陽道以從於天禮之理辨別其宜居守陰道以從於地從天從地禮樂自然之理也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聖人之事也禮出乎地樂出乎天始也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終也至於禮樂明備則天地之化見於禮樂而無餘蘊如此則天地反而爲聖人之所官矣 金華邵氏云應者彼有而此答之之謂配者以彼而合此之謂天地者禮樂之主禮樂者天地之官主君道官臣道 烏程姚氏云自天高地下至居

鬼而從地統論天地間有自然之禮樂未便說到聖人至作樂以象天制禮以配地方說是聖人之效法注禮行樂興說聖人法之似太早近禮近樂說效法之所本似俱未當合天地而言同此和也同此宜也同此鬼神之屈伸也分天地而言太和流行氣常發揚其天乎樂敦和率神所以從天也辨物居方氣常收歛其地乎禮別宜居鬼所以從地也此敦字率字別字居字從字通主自然者說註厚其氣之同辨其質之異達其氣之伸歛其氣之屈說不着行於天具於地解從天從地更說不着 京山郝氏云敦和率神別宜居鬼本謂樂從陽禮從陰鄭謂聖人死爲神

賢人死爲鬼恐未然 松陵趙氏云氣行於天莫爲之應孰敦其和質成於地莫爲之配孰別其宜故聖人制作以配應之此禮樂之效法於天地也禮樂明備承上起下之詞明者情著於文自隱以達於顯備者道窮於器由精以極其粗天地官仍是率神從天居鬼從地之前虛論理此則實言之此天地之效能於禮樂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疏云自此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明

禮爲天地之別也 長樂陳氏云君臣以天尊地卑

而後定貴賤以卑高以陳而後位言定則知位爲辨
言位則知定爲分分別不同禮亦異數此君臣所以
別於朝廷貴賤所以別於天地也貴以卑而後形故
言卑以敵貴賤以高而後顯故言高以敵賤然君可
以言貴貴不必皆君也臣可以言賤賤不必皆臣也
故於君臣言尊卑於貴賤言卑高以別之天道常動
地道常靜以動爲常凡物之所謂大者皆麗焉以靜
爲常凡物之所謂小者皆麗焉因其大而大之因其
小而小之則小大殊矣天地之間有方不能無類聚
有物不能無羣分蓋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相辨以成

體相與以致用相辨以成體則陽與陽類陰與陰類
凡非類者斯離而不合故乾位西北至陽也震坎艮
之陽聚焉坤位西南至陰也巽離兌之陰聚焉其非
類聚耶相與以致用則陽物不能無偶分之以羣乎
陰陰物不能獨立分之以羣乎陽則天地以道相濟
山澤以氣相通雷風以聲相搏水火以性相連其非
羣分耶是豈天地使然各因性命不同而已禮之道
以敬爲體而有以相辨以和爲用而有以相與使天
下之衆萬物之繁靜安性命之理動安性命之情亦
何異此在天成象則凡物之有象者皆資成焉非特
日月星辰之垂象而已在地成形則凡物之有形者

皆資成焉非特山川草木之流行而已象成而上形
成而下孰非天地之別乎在易繼之變化見在禮繼
之天地別者易圓而神禮方以知故言妙於易言粗
於禮 嚴陵方氏云以形言則曰高下以道言則曰
尊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獨位反言之者以位積卑至
高故也 金華應氏云此卽所謂天高地地下萬物散
殊而禮制行矣 劉氏云此又申言禮者天地

之序也 晉江周氏云此節以下文例之君臣定貴
賤位等皆當作自然看言造化肇其體至末句禮者
天地之別方著聖人制作上禮卽上下君臣貴賤之
類天地之別卽上文天地卑高之類在天在地以形